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十八編 第二冊

陳繼儒研究：歷史與文獻

高明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八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2冊

陳繼儒研究：歷史與文獻

高明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陳繼儒研究：歷史與文獻／高明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民103〕

目 2+300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八編；第 2 冊）

ISBN：978-986-322-610-9（精裝）

1.（明）陳繼儒 2.學術思想 3.文學評論

011.08

103001302

ISBN-978-986-322-610-9



9 789863 226109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八編 第二冊

ISBN：978-986-322-610-9

## 陳繼儒研究：歷史與文獻

作 者 高 明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mailto: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4 年 3 月

定 價 十八編 22 冊（精裝）新台幣 4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陳繼儒研究：歷史與文獻

高明 著

## 作者簡介

高明，山東沂南人，2008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現供職於上海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籌）編研部，主要從事近現代新聞出版史和明清江南地方史的研究。先後在《民俗研究》、《圖書館雜誌》、《中國學研究》、《韓國研究論叢》等雜誌發表論文十餘篇。

## 提 要

陳繼儒（1558～1639年），字仲醇，號眉公、眉道人，松江華亭人，歷經嘉靖、隆慶、萬曆、泰昌、天啓、崇禎六朝，二十九歲時放棄生員的身份，終生未仕，縱情山水間，是晚明著名的文化名人。

本文在重新編寫《陳繼儒年譜》基礎上，擬對陳繼儒的生平、學術、交遊、著述諸方面做一個全面細緻的考察，還原一個歷史上真實的陳繼儒，並嘗試分析陳繼儒在晚明江南社會的歷史定位。

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通過探究晚明江南地區出版印刷業的發展與對陳繼儒之影響，考察現存署名陳繼儒之總集、叢書的成書過程，為下文的研究打下基礎。第二章討論陳繼儒的生活實踐與交遊，還原陳繼儒的生活趣味，展示出一個晚明江南士人的日常生活。第三章通過分析陳繼儒編纂的《虎薈》和《逸民史》，從文獻——社會風氣的角度來具體闡述陳繼儒在晚明江南地區社會風氣的影響。第四章通過討論陳繼儒的政治熱情，從關心地方公共事務和朝廷之內政外交，得出陳繼儒實為晚明江南社會中朝廷與地方的雙重關係人，理應成為明代社會主導群體的一員。

在此基礎上，本文嘗試分析明人和清人對陳繼儒評價的轉變，最後得出本文對陳繼儒的評價，分析陳繼儒在晚明江南社會的歷史定位和歷史作用。



# 目

# 次

緒論	1
第一節 學術史回顧	1
第二節 本書的基本目的及研究思路	9
第一章 陳繼儒與晚明江南出版印刷業	19
第一節 晚明江南出版印刷業的繁榮	19
第二節 晚明出版印刷業的造偽之風以及對陳繼儒之影響	23
第三節 陳繼儒文集編纂之概述	27
第二章 陳繼儒的日常生活與交遊	39
第一節 晚明江南人文蔚興與陳繼儒之交遊	39
第二節 晚明時代思潮與陳繼儒的生活趣味	52
第三節 陳繼儒的史學思想與實踐	55
第三章 陳繼儒對晚明江南社會風氣之影響——以「談虎」和「隱逸」為中心	59
第一節 晚明江南士人的談虎之風——以陳繼儒《虎齋》為討論中心	59
第二節 晚明江南士人的「隱逸之風」——以陳繼儒《逸民史》為討論中心	72
第四章 「長嘯不忘軍國事，高懷猶帶縉紳憂」——論陳繼儒的政治熱情	85
第一節 陳繼儒的參政意識	85
第二節 陳繼儒與晚明松江地方社會	92
結語 陳繼儒之評價	99
第一節 明人眼中的陳繼儒——晚明陳繼儒的成名過程	99
第二節 清人眼中的陳繼儒：以《明史·隱逸傳》和《四庫全書總目》為討論中心	105
第三節 結語	112
附錄 陳繼儒年譜	115
徵引文獻	285

# 緒論

## 第一節 學術史回顧

晚明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引發了眾多史學家的思考，對此問題的探討一直是學界的熱點。就社會成員而言，士人群體最能反映晚明江南社會的內在變化，而陳繼儒是其中較為特殊的代表，具有其獨特的意義。

### 一、陳繼儒其人

陳繼儒（1558～1639年），字仲醇，號眉公、眉道人，松江華亭人。生於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十一月初七，卒於崇禎十二年（1639）九月二十三，享年八十有二，歷經嘉靖、隆慶、萬曆、泰昌、天啓、崇禎六朝，二十九歲時放棄生員的身份，終生未仕，縱情山水間，是晚明著名的文化名人。

陳繼儒既沒有顯赫的家世，只是二十一歲的時候中了秀才，此後再無任何的功名，其子只是作為生員，也沒有獲得一官半職，此後家道衰落，幾乎沒有受到陳繼儒的任何影響，子孫泯然眾人矣。但陳繼儒在晚明社會尤其是江南地區卻聲名日隆，「王元美、陸平泉兩先輩為斯文宗匠，引仲醇為小友」〔註1〕；「同郡徐階特器重」，「與董其昌齊名」；〔註2〕「玄宰久居詞館，書畫妙天下，推仲醇不去口，海內以為董公所推也，咸貴仲醇」。〔註3〕陳繼儒的

〔註1〕 姜紹書《無聲詩史》卷四，《四庫存目叢書》子部72冊，第743頁。

〔註2〕 張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九十八，中華書局年1974年，第7631頁。

〔註3〕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明代人物傳記叢刊》第11冊，臺北明文書局1991

名聲越來越大，以至「天子聞其名」。楊廷筠、吳甡、何喬遠、沈演、閔洪學、黃道周、曹文衡、解學龍等人薦舉陳繼儒。〔註4〕

至清初纂修《明史》，陳繼儒亦得入只選 12 人的《隱逸列傳》，地位不可謂不高。但是在乾隆朝四庫館臣的正統眼光那裡，陳繼儒本人和著作得到的卻是一無是處的评价，《四庫全書總目》評價《逸民史》「並非高逸者，皆濫入之，未免擇之不精也。」評價《虎齋》：「是書凡所引用，多拉雜無倫。」評價《巖棲幽事》稱「詞意佻纖，不出明季山人之習」；更把導致晚明文風、世風敗壞的矛頭指向了他，「然正嘉以上，淳樸未漓，猶頗存宋元說部遺意。隆萬以後，運趨末造，風氣日偷。道學侈稱卓老，務講禪宗，山人競述眉公，矯言幽尚。」「明之末年，國政壞而士風亦壞，掉弄聰明，決裂防檢，遂至於如此，屠隆、陳繼儒諸人不得不任其咎也」；「三書識趣議論，出入於屠隆、陳繼儒、袁宏道之間，蓋明末風氣如是也。」這與陳繼儒在晚明社會中的名聲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四庫館臣的评价也恰恰承認了陳繼儒對晚明社會的文人性格、社會風氣的巨大影響，進而到了清代中期以後，對陳繼儒的评价更加嚴苛，「陳眉公、李笠翁諸人，行業未嘗不可，結富貴之歡，仰聲勢之庇，偽託於清流之末也。」〔註5〕單就此而言，陳繼儒就是一個值得仔細研究的人物。

## 二、學術界關於陳繼儒的研究

陳繼儒這樣一位生前在晚明文化界頗有影響、其後又頗有爭議的人物，前人對其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學和藝術兩個方面，包括小品文、散文、小說、尺牘等和書畫作品、文化性格方面，這個方面的成果也最為顯著。

### （一）文學方面

首先，最為普遍的是將陳繼儒放入晚明文學史的研究範圍之中，陳萬益《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註6〕、吳承學《晚明小品研究》〔註7〕、尹恭

年，第 677 頁。

〔註4〕詳參萬曆三十五年、天啓三年、崇禎三年、崇禎四年、崇禎五年、崇禎十年譜。

〔註5〕章學誠著、倉修良注《文史通義》內篇五《書坊刻詩話後》，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第 391 頁。

〔註6〕陳萬益《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第三章《論李卓吾與陳眉公——晚明小品作家的兩種典型》，臺北大安出版社 1992 年，第 100~115 頁。

弘《小品高潮與晚明文化——晚明小品七十三家評述》〔註8〕都是把陳繼儒的文學作品作為一個章節來進行討論的。以上研究在承認陳繼儒文學作品局限性的同時，都肯定了其文學作品的價值和在晚明文學中的地位，指出陳繼儒代表了晚明社會中的一種文化價值取向。對於陳繼儒的小品成就，牛弘恩的《晚明小說家陳繼儒論》對陳繼儒的生平思想、文學主張、小品特色三個方面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評述。〔註9〕他認為陳繼儒的文學主張在大方向上「與公安派、竟陵派是一致的」，「主張書寫性靈、反對復古泥古、提倡新變」。在吳承學、李光摩的《晚明心態與晚明習氣》〔註10〕、趙軼峰的《山人與晚明社會》〔註11〕為代表的論文中對陳繼儒也有深刻的討論。

近年來出現了一些對陳繼儒的文學成就進行專門研究的碩士論文：李鳳萍《晚明山人陳眉公研究》（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 1985 年碩士論文）是最早的一篇對陳繼儒的生平、交遊、文學、著作進行系統研究的文章，尤其對陳繼儒的文學觀、小品文、詩歌用功甚勤，並編製了一個簡單的《陳繼儒詩文繫年》。

張靜秋《陳繼儒與晚明山人文化》（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 1997 年碩士論文）是大陸最早對陳繼儒文學成就進行系統研究的論文，其主要的研究成果已通過其三篇論文體現出來。〔註12〕作者在對陳繼儒小品的理論、價值取向、審美特徵進行了闡述，認為「陳繼儒對晚明小品的興起、形成、風格、價值都有精到的理論見解，他的小品創作注重對凜然正氣的張揚、真情至上的崇尚、個性自我的肯定、閒逸生活的追慕，意象淡靜典雅，語言整麗細婉，意境青逸放曠，表現出獨特的價值取向和審美特徵。」楊曉菁《陳繼儒及其小品研究》（臺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 2002 年碩士論文）、包建強《陳繼儒及其小品文研究》（西北大學中文系 2005 年碩士論文）、李菁《晚明

〔註7〕 吳承學《晚明小品研究》第三章第三節《陳眉公小品》，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第 92~107 頁。

〔註8〕 尹恭弘《小品高潮與晚明文化——晚明小品七十三家評述》第十九章《富有生活情趣的小品作家——陳繼儒的小品藝術》，華文出版社 2001 年，第 176~185 頁。

〔註9〕 《北京社會科學》1999 年第 3 期。

〔註10〕 《文學遺產》1997 年第 6 期。

〔註11〕 《東北師大學報》2001 年第 1 期。

〔註12〕 《陳繼儒的文化性格及其成因》（《南通師範學院學報》2000 年第 1 期）、《晚明大山人陳繼儒的小品創作成就》（《安慶師範學院學報》1999 年第 3 期）和《放性行文繪浮世——陳繼儒文學研究之二》（《寧波大學學報》2002 年第 3 期）。

文人陳繼儒研究》（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 2006 年碩士論文）、宋桂芬《論陳繼儒的人生哲學》（華東師範大學中文 2006 年碩士論文）、劉元元《陳繼儒詩學思想研究》（首都師範大學中文系 2011 年碩士論文）、吳艷麗《陳繼儒序體文研究》（蘭州大學中文系 2012 年碩士論文）都是以陳繼儒文學方面的成就為主要研究對象，但在深度上並沒有突破李鳳萍、張靜秋的研究水平。

以上研究存在的最基本的問題就是「未審其書而論其人」，沒有對署名陳繼儒的著述作一認真的考辨就加以利用，利用一些託名陳繼儒的著述對陳繼儒進行討論，比如張靜秋等人利用託名陳繼儒的《小窗幽記》來討論陳繼儒的小品文思想，未免有「皮之不存，毛將安附」之嫌，同時對《陳眉公先生全集》視而不見。

李斌的《陳眉公研究》（中山大學中文系 2003 年博士論文）是對先前研究的一個總結和概括，在對陳繼儒生平、著述、交遊進行介紹的同時，着力分析了陳繼儒在散文和詩詞上的地位，並且力圖聯繫晚明文風、士風來討論陳繼儒的人格、思想、創作等，並探討了世人對陳繼儒的評價與接受。〔註 13〕

作為目前文學領域陳繼儒研究最為全面和系統的成果，李斌的博士論文在文獻和史學領域仍有較大的不足。首先，對陳繼儒其子陳夢蓮所作《眉公府君年譜》深信不疑，編製的《陳眉公年表》中完全引用《眉公府君年譜》而不加以考證，這就存在很大的問題。因為在史學研究中，如何對待明人年譜的利用需要注意很多問題，尤其是譜主後代編寫的這類年譜，要注意曲筆、遺漏、與正史記載的關係等等。〔註 14〕陳繼儒的長子陳夢蓮學識有限，僅為一生員，對照《明實錄》、《明史》和其他基本史料，可以發現陳夢蓮所著《眉公府君年譜》中單單黃道周等人薦舉陳繼儒的時間就錯誤頻出，且多有誇大其父事跡的內容。〔註 15〕此外通過檢閱《全集》，還可以發現《年譜》所記史實與陳繼儒自述也有很大的出入。〔註 16〕其第一章《陳眉公生平考述》則基

〔註 13〕 其部分成果有《陳繼儒別號考略》（《學術研究》2002 年 12 期）、《明清人眼中的陳眉公》（《中山大學學報》2003 年 1 期）、《陳繼儒室名考略》（《學術研究》2003 年 8 期）、《陳眉公著述偽目考》（《學術交流》2005 年 5 期）、《陳眉公家世生平述論》（《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2006 年 4 期）、《晚明「山人」與晚明士風——以陳眉公為主線》（《學術月刊》2006 年 6 期）等。

〔註 14〕 南炳文《論明人年譜的價值和利用》，《求是學刊》2004 年 6 期。

〔註 15〕 例如《舊譜》崇禎六年條，將崇禎四年沈演、崇禎五年閔洪學薦舉陳繼儒置於六年。

〔註 16〕 詳參萬曆三十七年、崇禎四年譜。

本上是《眉公府君年譜》的白話翻譯。第三章《陳眉公交遊考述》將陳繼儒的交遊分爲達宦、鄉賢、文人；婁東四王及其子弟；方外及門生三個部分進行介紹，所謂的考述就是將所選人物傳記的堆積。更何況此種分類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達宦、鄉賢、文人選取的徐階、陸樹聲、董其昌、何三畏、王思任、徐霞客、鍾惺、項氏父子、吳從先、華淑、魯得之、許自昌、唐泰、周履靖、李日華並不能完全代表作者所限定的這個範圍，與陳繼儒交遊聯繫密切的蘇松地區的地方官員只選取一個青浦縣令（後爲松江府學教授）王思任是不能說明任何問題的，中央官員中只有陳繼儒的前輩徐階、陸樹聲，當陳繼儒聲名鵲起時他們早已作古，錢士升、唐文獻、錢龍錫與陳繼儒交往更加密切的閣臣反而是沒有選入；而作爲陳繼儒的後輩几社代表人物陳子龍、夏允彝等，陳繼儒交遊廣泛的隱士朋友如殷仲春等也沒有列入。而列入的吳從先、華淑與陳繼儒的交遊情況，目前還沒有發現第一手的資料來證明。第二部分婁東四王及其子弟其實也應屬於第一部分的範圍。第三部分中不知何故，收入揚州名妓王微。這樣的分類標準不合理，選擇的人物又不能具有代表性，既難以說明陳繼儒交遊者的身份和地域特徵，更不可能全面把握陳繼儒的交遊圈，意義不大。

其次，在行文過程中對一些史料沒有仔細研讀，比如認爲陳繼儒在天啓六年撰寫了《隱君春門徐公墓誌銘》，其實不然，如果仔細分析，則發現只是陳繼儒撰寫墓誌銘時回憶此年徐弘澤子栢齡來訪陳繼儒。（註17）作者還認爲陳繼儒編纂《虎薈》只用了一個月時間，其實陳繼儒在前言中說的非常清楚了，「余自于西六月二十三日，始困瘡垂，戊戌之六月二十二日而瘡良已。蓋首尾屈指凡一暮焉，」明明是一年之後《虎薈》才成書。（註18）亦有一種可能是作者並沒有親自利用明刻本的《陳眉公先生全集》。（註19）

最後，對陳繼儒的政治思想和傾向分析地不夠深入。研究歷史人物而不考究其政治思想，使得人物形象並不完整。李斌簡單得認爲陳繼儒與官員交往乃是遊走官卿門下。其實不然，作爲一名在野的知識分子，陳繼儒對晚明

〔註17〕詳參天啓六年譜。

〔註18〕詳參萬曆二十五年譜；李斌《陳眉公研究》第16頁。

〔註19〕李斌《陳眉公年表》所引《陳眉公全集》（以下簡稱《全集》）史料，只有條目而無內容，且在第二章中認爲《金山衛議》等並無著錄，其實《全集》卷六十就有《金山衛議》，故對李斌在研究過程中是否利用此集存疑。

立儲、黨爭、閹黨、邊患都有自己的觀點和主張，陳繼儒與官員之間的交往是一種互動的關係，通過這些交往，在士人群體中產生了較為廣泛的影響，從而使其獲得美譽，如果拋開這些，則使陳繼儒的研究缺少了更加豐富的色彩。

近年來有人開始嘗試探尋陳繼儒與晚明世風、文風之關係。王秀珍《論陳繼儒與晚明思潮的互動關係》（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1996 年碩士論文）則詳細分析了陳繼儒作品、思想、學術與時代風尚的關係，探尋陳繼儒思想內涵的精髓，從陳繼儒經世致用精神的探討，亦可探尋在晚明經世學風蓬勃而起的時代，在野知識分子用何種的方式，彰顯經世理念，表達救國經世之心。趙楠《陳繼儒——晚明士風的一個個案研究》（東北師範大學歷史系 2005 年碩士論文）探討了陳繼儒生存的時代背景，而通過陳繼儒與東林人士的比較，勾勒出晚明在野士人救世的另一圖景。陳繼儒本人既隱又顯的複雜身份，顯示出晚明時期，教育水平提高與國家制度的緊張關係，顯示出中國古代士人與國家關係逐漸疏離的趨向。夏咸醇《論晚明隱士陳繼儒》、段江麗《論陳眉公之隱逸》〔註 20〕則對陳繼儒的歸隱的原因、特徵進行了討論。趙獻海、趙楠的《陳繼儒山人身份考辨》〔註 21〕，通過討論陳繼儒山人形象的賦予，反映了清朝對於社會控制加強的歷史走向，而且揭示出土人在這一改變中可以施展影響的社會空間逐漸狹小，士人的社會地位呈現下降的趨勢。同時，清人對陳繼儒形象的再塑造及其對於後世的巨大影響，反映出歷史可以隨着時代的變遷而逐漸獲得不同的解讀，解讀本身甚至在一定時期可以取代史實本身，成爲人們心目中的歷史真實。這與本書的結論有相似之處。

以上這些成果同樣也存的一個問題就是，幾乎沒有人利用與陳繼儒交遊的人物的文集中所記載的與陳繼儒的交遊情況，即沒有從第二者的角度來補充陳繼儒的生平，更少有利用《明史》、《明實錄》等正史和基本史料者，反而多採用一些《中國美術年表》這樣一些二手甚至三手的資料來組織史料，造成一些陳繼儒行跡的史實值得商榷。雖然幾乎所有論文都有章節對陳繼儒的生平交遊進行討論，但是人云亦云，將陳夢蓮編《眉公府君年譜》視爲瑰寶，反而沒有對《陳眉公先生全集》即行細緻的解讀和利用，比如趙楠《陳繼儒——晚明士風的一個個案研究》就花費大量篇幅利用一些《明史》、《無

〔註 20〕 《天府新論》2004 年第 3 期；《中國典籍與文化》1999 年第 4 期。

〔註 21〕 《史學月刊》2007 年第 4 期。

聲詩史》等二手史料來討論陳繼儒何時遁入山林，其實《全集》中陳繼儒就多次提到自己「萬曆丙戌年裂青衿」，即 1586 年 29 歲的時候放棄生員身份。

〔註 22〕對陳繼儒的交遊沒有作細緻的考訂，章工部、顧光祿這種稱謂比比皆是，字、號不分，籍貫、官職混淆，如李菁《晚明文人陳繼儒研究》中第 27～33 頁所附陳繼儒交遊表就是最爲明顯和集中的反映，編製這樣一個姓名、籍貫、字號完全不分，甚至不知所云，出現諸如交遊人物中有「純父司馬」、「懷寇毛公」、「清谿王」這樣字眼。既然編製交遊的表格，最主要的當然就是人物的姓名，籍貫、身份，把字號和官職混爲一談的表格反而給讀者帶來更大的混亂，這些就造成了對陳繼儒生平、交遊、著述的研究重複勞動比較多，但是沒有實質性的進展，反而對陳繼儒的生平並沒有做出一個真實全面地描述。更有不利用《陳眉公先生全集》而研究陳繼儒之論文，不知這樣的研究會得出何種結論。

## （二）在有關陳繼儒的文獻、繪畫整理考訂方面

前人對陳繼儒的著述研究做出了一些扎實而有效的工作。朱萬曙將署名陳繼儒的戲曲評點著作作爲明代戲曲評點的三大署名系統之一進行了細緻地研究，通過仔細查閱各大圖書館的收藏情況，統計出包括《六合同春》在內署名陳繼儒批評的曲本共有 15 種，着重將師儉堂的 13 種在版本上進行了辨析，這一點具有重要意義。但是最後作者認爲署名陳繼儒的戲曲點評著作還是具有較高的可靠性的。〔註 23〕但是本人通過對陳繼儒《全集》的翻閱，則更傾向於蔣星煜和黃仕忠的觀點，對陳繼儒批評本的真實性表示懷疑。

〔註 24〕

劉漢忠《陳繼儒信札選錄（一、二）》〔註 25〕是作者將柳州市圖書館歷史文獻部發現的陳繼儒信札抄本一冊，計 168 通，其中有關書畫活動及與書畫家交往的信件 24 件和 40 件，加以標點，有文句明顯錯訛者因無法比勘，只能保持原貌，並對受信人的情況略加注釋。作者認爲書札大部分寫於明萬曆

〔註 22〕詳參萬曆十四年譜。

〔註 23〕朱萬曙《明代戲曲評點研究》第三章《明代戲曲評點的三大署名系統》第三節「陳評」系統，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第 81～93 頁。

〔註 24〕蔣星煜《〈西廂記〉的文獻學研究》之《陳眉公評本〈西廂記〉的學術價值》，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黃仕忠《〈琵琶記〉研究》之《陳眉公批評本〈西廂記〉是贗本》，廣東教育出版社 1996 年。

〔註 25〕《朵雲》1990 年第 4 期、1992 年第 3 期。

四十五年（1617）前後，並經上海圖書館善本特藏部沈津幫助核對，認為這冊書札內容未見於已刊的《陳眉公十種藏書》及《陳眉公全集》中。其實不然，這些選錄的書札中就有見於《全集》中（註 26），至於這冊信札的成書過程，現在還難有一個較為合理的解釋。日本長澤規矩也編輯、解題的中國歷史資料與此相關的有《和刻本漢籍隨筆集》20 集（1974 年）中陳繼儒的《群碎錄》。就陳繼儒的一部作品進行研究的有黃大宏、張天莉的《明陳繼儒〈虎薈〉研究》（註 27），雖然對《虎薈》的虎故事類型及其文獻價值做了全面的分析，對此書作出了較高的評價。遺憾的是作者對《虎薈》的直接材料來源——仍然流傳至今的《虎苑》卻作佚亡來處理，導致對《虎薈》的材料來源的分析有很大的偏差，也沒有對《虎薈》的大規模傳播所反映的晚明江南地區的社會風氣之間的關係進行深入的研究。杜澤遜《明刊〈福壽全書〉辨偽》（註 28）一文將署名陳繼儒的明刻本《福壽全書》考訂對刊，認定此書為託名陳繼儒，實為書商將鄭瑄的《昨非庵日纂》初集加以竄亂、改題並翻刻而成的。

### （三）書法藝術方面

馮勇《陳繼儒書法年表及相關問題研究》（南京師範大學 2006 年碩士論文）是一篇美術史方面的碩士論文，該文對陳繼儒的印學活、書法題跋等方面的研究較為平淡，其所附「陳繼儒書法年表」也沒有跳出其他碩士論文中所做陳繼儒詩文繫年的範圍，但作者最大的貢獻當屬利用其專業知識和學術背景所具有的優勢，參考各大博物館、文物所的收藏情況，以作品名稱、形式尺寸質地、創作年代、收藏地四項，編製了一個「陳繼儒書法作品一覽表」，共收錄了作者知見的 119 件陳繼儒書法作品。雖然這些作品的真偽有待考證，但此表卻為以後對陳繼儒進行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最基本的史料來源。陳亮霖《晚明松江書派研究》（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2007 年碩士論文）專闢一節討論陳繼儒的書法藝術，一節討論董其昌、陳繼儒的書法活動。黃悼在《中國書法史·元明卷》（遼寧美術出版社 2001 年）對陳繼儒也多有論述，認為陳繼儒書在蘇、米之間，同董其昌意趣相似。2013 年 7 月 14 日，西泠印

〔註 26〕 比如收錄的《與包儀甫爾庚》與《全集》卷五十六《與包儀甫》實為一文，但文字稍有出入。

〔註 27〕 《文獻》1999 年第 3 期。

〔註 28〕 《文獻》1996 年第 3 期。

社 2013 春拍中國書畫古代作品專場，陳繼儒《梅花冊》以 2000 萬起拍，終以 2898 萬成交，足見陳繼儒書畫的水準與價值。趙志成在《傳明陳繼儒〈達摩渡江圖〉考辨》〔註 29〕一文中從題材及繪畫的技巧等方面就考釋出此圖作者應為孫克弘（1533～1611）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是作者也沒有找到為何此圖託名陳繼儒的原因。

近年來對陳繼儒的研究在廣度上有所增加，況克彬《陳繼儒的造園活動與造園思想探析》（上海交通大學農業與生物學院 2013 年碩士論文）一文，首次對陳繼儒的園林進行了系統研究，對陳繼儒造園活動進行了完整梳理，利用其一生中親自建造並用於自身隱居的六個園林的相關資料，包括造園時間、由來、建造情況、園林要素、造園手法等，得出陳繼儒造園活動的基本規律和基本模式。選址：遠離城市；建築：規模小，風格簡陋；植物：松竹梅菊，文人君子喜聞樂見的植物，以及能自食待客的瓜果蔬菜等；空間：空曠清幽；管理：專人負責；園居：琴棋書畫，文人生活；功能：隱士所居，頤養天年。進而探析陳繼儒的造園活動與造園思想，從而對陳繼儒本人有更全面的認識。作者繪製的大量表格，對豐富陳繼儒研究亦多有啟發。涂伯辰《清閒與戒懼——從陳繼儒見晚明人心態》（載《全球化明史研究之新視野論文集（二）》，東吳大學 2008 年）則以陳繼儒為討論中心，從清閒和戒懼討論了晚明士人的心態。李微微《陳繼儒旅遊活動初探》（東北師範大學 2011 年碩士論文）按其生活的不同時期分成四個階段對陳繼儒的旅遊活動進行研究，並分析了旅遊活動對陳繼儒詩詞、遊記、尺牘、序跋等文學作品創作的影響，以及這些作品中蘊含的文學觀及其形成的歷史背景。最後，從休閒觀、旅遊主體、舟遊以及游道四個方面來總結陳繼儒的旅遊觀。

## 第二節 本書的基本目的及研究思路

### 一、本書的研究目的

第一，在全面解讀《陳眉公先生全集》的基礎上，重新編定《陳繼儒年譜》，展示陳繼儒的日常生活，還原一個歷史上真實的陳繼儒。

如前所述，前行諸研究普遍存在的一個基本問題就是對其子陳夢蓮所編

〔註 29〕《收藏家》1996 年第 18 期。

寫《眉公府君年譜》〔註 30〕深信不疑，生平考述就是《眉公府君年譜》的白話文翻譯，生平交遊、日常活動模糊不清，而上述所有編製過陳繼儒詩文繫年或簡譜的文章都是完全引用《眉公府君年譜》而不加以考證，而且內容都沒有超出《眉公府君年譜》的範圍。因此，本書的第一個目的就是在全面閱讀《全集》的基礎上，將《眉公府君年譜》進行考證，充分利用陳繼儒交遊的好友所存文集中有關與陳繼儒交遊過程的史料，並且結合《明實錄》、《明史》等官方史料，《石渠寶笈》等書畫集，陳繼儒生平交遊的文集、年譜等，重新編寫《陳繼儒年譜》，還原陳繼儒的真實的日常生活。

第二，考察署名陳繼儒的著述，尤其是《全集》、《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晚香堂集》、《白石樵真稿》的成書過程、他們之間的關係以及《寶顏堂祕笈》的成書情況。

由於陳繼儒在晚明具有極高的聲譽，其因此託名陳繼儒的著述、字畫不勝枚舉，其所著、所編、校訂之書和大量的繪畫、書法著作真偽混雜，更有不肖書商將其文章自行編纂出版。因此需要重新對現存署名陳繼儒著述尤其是對《白石樵真稿》、《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陳眉公集》的成書過程進行考釋，只有在此基礎上進行研究才可能客觀真實的評價陳繼儒。偽書也並非完全沒有價值，它雖不能真實的記述歷史，但卻可以藉以瞭解做偽者的時代和思想。因此考訂署名陳繼儒的著述，不僅可以瞭解陳繼儒的思想和立場，更有助於了解其所處的時代和社會。

第三，在重新編定《陳繼儒年譜》和考訂文獻的基礎上，努力將陳繼儒研究放入整個晚明社會的大背景中去考察。

研究歷史上的人物最忌爲了人物而研究人物，陳繼儒以一布衣而得天下大名，因此對陳繼儒的研究，不僅可以對晚明江南社會士人的生活有一個更爲具體和直觀的認識，從而對明末江南的社會風氣可以做一個深入的剖析。他的生活來源、愛好是什麼？其如何成爲晚明江南士人獲得如此高的名聲，爲何楊廷筠等人要薦舉他？他究竟通過何種方式在晚明江南的士人中形成巨大的影響？又是如何卷入政治的漩渦中去？又如何清代的評價在短短幾十年內產生巨大的反差。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方面。

〔註 30〕 以下簡稱《舊譜》。新編年譜簡稱年譜。

## 二、本書的研究方法

首先，對於古代人物、作品的研究，第一位重要的原則就是求「真」，這裡所說的「真」，既是真理之「真」，也是事實之「真」。王家範曾對明清江南研究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我們是不是需要暫時地先把許多誘人卻消化不良的社會科學概念擱置一旁，不計較研究的結果，更看重研究的過程，回到歷史實況敘述上來，讓真切的實事求是，取代名不副實的宏論？因為這種歷史詮釋的習慣，已經延續百年有餘，時時妨礙我們直面生活事實。「理論」牽著史料的鼻子，歷史的真容不是變得更清晰，反而越來越像不斷整容甚至變性後陌生的『她』」。〔註31〕

「事實」一詞也具有雙重含意。實證主義者（以及經驗主義者）將事實定義為「經驗的材料」，觀念論者則將事實視為「證據」。前者強調其客觀的真實性，重視「符合」過去的事情，認為應「為過去而研究過去」；後者則強調主觀的解釋性，重視連貫的現在的知識體系，認為不可避免的是「為現在而研究過去。」〔註32〕拋開歷史真實，天馬行空、憑空虛構、逞想臆說式的所謂研究，不僅對於解決問題毫無用處，而且有害。如果過度闡釋克勞奇「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觀點，以為歷史研究只是藉用歷史來表述當代的精神與情緒，把歷史當成了一件道具，熱衷追求「宏大敘事」，不怎麼看重史料，不屑於花費力氣去求最大限度的接近歷史真實，只要逮著一點點歷史的影子，洋洋灑灑的高談闊論。

因此對於研究陳繼儒來說，可以暫且拋開所謂的理論框架，全面梳理其生平事跡，編製一個更加詳實可靠的年譜，從而還原陳繼儒的生活實態，看看陳繼儒每天都在做什麼，才能發現陳繼儒為代表的這些士人在沒有功名的情況之下是如何生存，如何發揮其在地方的影響力；考訂與其交遊人物姓名字號、籍貫、宦跡，甚至生卒，只有在此基礎上才有能考察陳繼儒為何會與這些人物往來，他們在交往的過程中談論什麼，陳繼儒的思想、政治傾向自然而然的就會展現在我們的面前，從而進一步揭示晚明江南地區士人群體的日常生活有何種特色。通過仔細研讀陳繼儒所作壽序、墓誌銘、書札，可以將一位林下知識分子的政治熱情展現的淋漓盡致，才可以發現一位無甚功名

〔註31〕 王家範《明清江南研究的期待與檢討》，序陳江《明代中後期的江南社會與社會生活》，上海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第4頁。

〔註32〕 方志強《「歷史事實」——「事實」與「解釋」的互動》，《新史學》13卷3期，三民書局2002年9月。